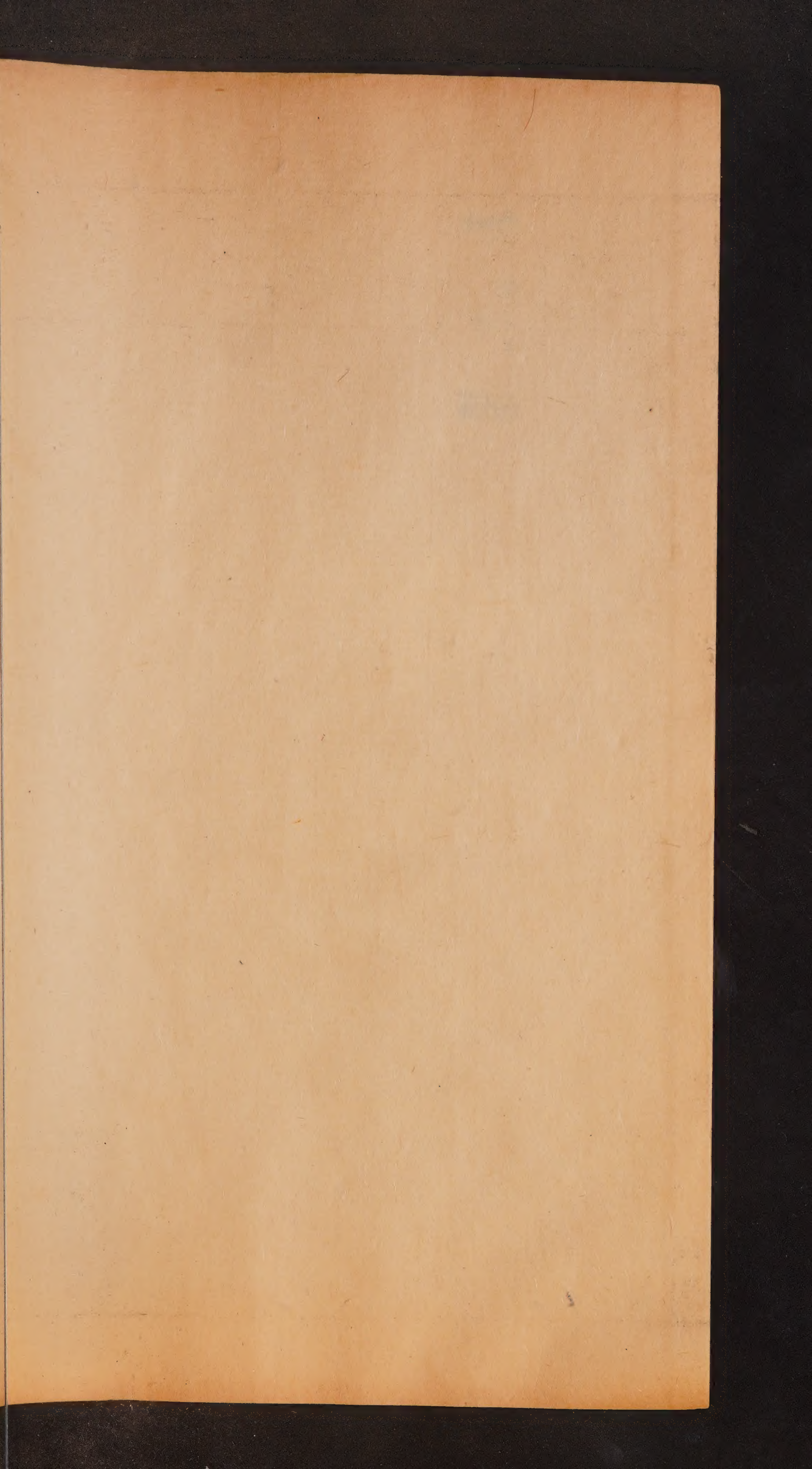




自首至尚矣原禮之所繇起

豈人力也哉有含蓄見得全賴于禮

緣人情二句一篇骨子

人道至萬民一段言禮之爲用甚廣

至爲之至物有飾文一段正是緣人情而制禮因人性而作儀

禮書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大行秦官主禮儀）觀三代損益迺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繇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周禮王之五路有金路以金飾諸末爲文飾也錯衡文衡也）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醎以致其美（周禮曰羞用百有二十品）情好珍善

自仲尼至痛哉一段言禮廢而人道壞垂可傷也

敘禮制興廢有典有則中間歎恨褒貶之義令人讀之慨然

禮之綱領最重在正名故

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以鹿子皮爲弁布素爲裳朱紘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衛所居不合仲尼沒

引孔子爲解可見太史公卓識

禮緣人起以下采荀卿之言而成文于漢朝禮儀不相及矣

四人字相應五欲字相應禮義二字又含下意

論禮之養何等精粹後來作者縱有邃養亦莫致喙

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禮緣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笫所以養體也疏謂窻也簀謂之笫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謂蒲華爲席既潔且柔潔可以祀神柔可

養中又有辨與正名字血脉相聯

知天子之養如此則知養辨矣

此段見禮制不可已議論高且㠯用孰知字四用若

以養禮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臭茝香草也言天子之側常置芳草于左右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和鸞皆鈴也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步中武象。騶中韶護。所以養耳也。武武王樂象武舞也韶舜樂護湯樂也步猶緩車則和鸞之音中于武象騶車則中于韶護也龍旂九斿。音畱所以養信也。交龍爲旂寢兕持虎。鮫韅音交顯。寢兕以兕牛皮爲蓆持虎者以猛獸皮文飾倚鮫及伏軾故云持虎鮫韅者以鮫魚皮飾韅韅馬腹帶也彌龍。所以養威也。謂金飾衡軛爲龍此皆王者服御崇飾所以示威武故云所以養威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言人誰知夫志士推誠守死要立名節仍是養生安身之本故下云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是解上意言人苟以貪生之爲見不能見危致命若者必

字兩用者字文法何等奇

以下更入精細

看他收束儒墨兩段文字甚疏暢且謂儒者兩得墨者兩失曷嘗先黃老而後六經耶

自此以下至刑措不用是荀子論兵語亦恐是由禮道

刑戮及身下文皆倣此 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 荀子以氣為性故云情勝 故聖人一之于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 墨者不尚禮義而任儉嗇無仁恩故使人兩失之 是儒墨之分 等 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也 固堅固也言國以禮義四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為強而且堅固之本 威行之道也 以禮義導天下而伏而歸之故為威行之道 功名之總也 以禮義率天下而咸遵之故為功名之總 王公繇之 繇禮

入刑之意

繇其道二句一篇脈絡。楚人以下言繇其道則行不繇其道則廢之故以証上三不足

此段應堅甲利兵不足爲勝

此段應高城深池不足爲固

義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繇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繇其道則行不繇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宛城之剛鐵）施鑽如蠭蠆（鑽謂矛刃及矢鏃也）輕利剽遬（遬音速剽遬疾也）卒如熛風（熛風疾也）然而兵殆于垂沙唐昧死焉莊蹻起楚分而爲四（蹻楚將名言其起兵亂後楚遂分爲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參驗也）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槁乾葉也）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

此段應嚴令繁刑不足爲威楚人鮫革犀兕以下至此非其道故也言不繇其道則廢

前面開三段議論此下一一反應却不開段如蛛絲馬跡牽連不斷文法奇妙

古者之兵至此由其道故也言由其道則行

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言無人必保其性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明儒墨之分使禮義均等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影響有不繇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辠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辠人不尤其上知辠之在巳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繇其道故也故繇其道則行

故繇其道則行二句總結上文以引前一句

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則當時帝堯之以禮爲尚隱然可見

故禮上事天句正是禮繇人起之大綱領處

太一何以爲禮之本

太史公曰已下亦是取荀卿禮論之意極言禮之損益

不繇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類種類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凡禮始乎脫（疏略）成乎文（文飾）終乎說（和悅人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或文勝情或情勝文）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其下情文俱失歸于渾沌天地之初復禮之本是歸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太

益以結禮書之論太史公以下文多類子書中取太史公所自爲又往往跌宕遒逸而此獨簡古豈太史公之才本變幻百出采荀卿言爲禮書以摹畫之耶

弱荀作溺嗛荀作喪以其深故能使堅白者溺以其大故能使擅作者喪以其

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謂禮之盛文理合以歸太一主禮之殺復情以歸太乙隆殺皆歸太一者是本末相順也終始相應禮始于脫畧終于說說亦殺也殺與脫畧是終始相應也至文有以辨禮之至文能辨尊卑貴賤至察有以說禮之至察有以明隆殺損益委曲情文足以說乎人心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言天下士以上至帝王能從禮則治安不能從禮則危亂庶人據于事不能法禮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鄒子堅白同異之辯明察入于禮自成懦弱敗壞之禮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嗛擅作典制褊陋之說文辭入于禮自成淫俗褊陋之言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隊暴慢恣睢之屬

高故能使暴慢者墜詐僞謂堅白同異櫝作典制暴戾恣睢自高也

天高地下日月明應前天地以合二句而四時星辰在天地之內矣廣大無窮

入于禮自成墜落暴慢輕俗之人故繩誠設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音玄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言人以得禮之中又能思審索求其禮謂之能思慮又不輕易其禮謂之能堅固能慮能固其禮更加好之乃聖人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

應江河二句聖人應好惡三句五極字應立隆以爲極與禮者人道之極句相呼應　言雖馳騁不出于隆殺之間　厚大高明入總天地日月江河萬物皆禮之隆道之極故曰立隆

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得禮情之中而流行不息）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中謂情文）步驟馳騁廣鶩不外。（言君子之人上存文飾下務滅省而合情文處得其中縱有戰陣殺戮邪惡則不棄于禮義矣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伯騁也）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君子心內常守禮義若常守宮庭焉）人域是域。士君子也。（處平常人域之中能知禮義之域限即爲士君子）外是。民也。于是中焉。房（音旁）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房皇猶徘徊周浹猶周匝）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爲禮之所歸積益廣弘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

以爲極而莫之能損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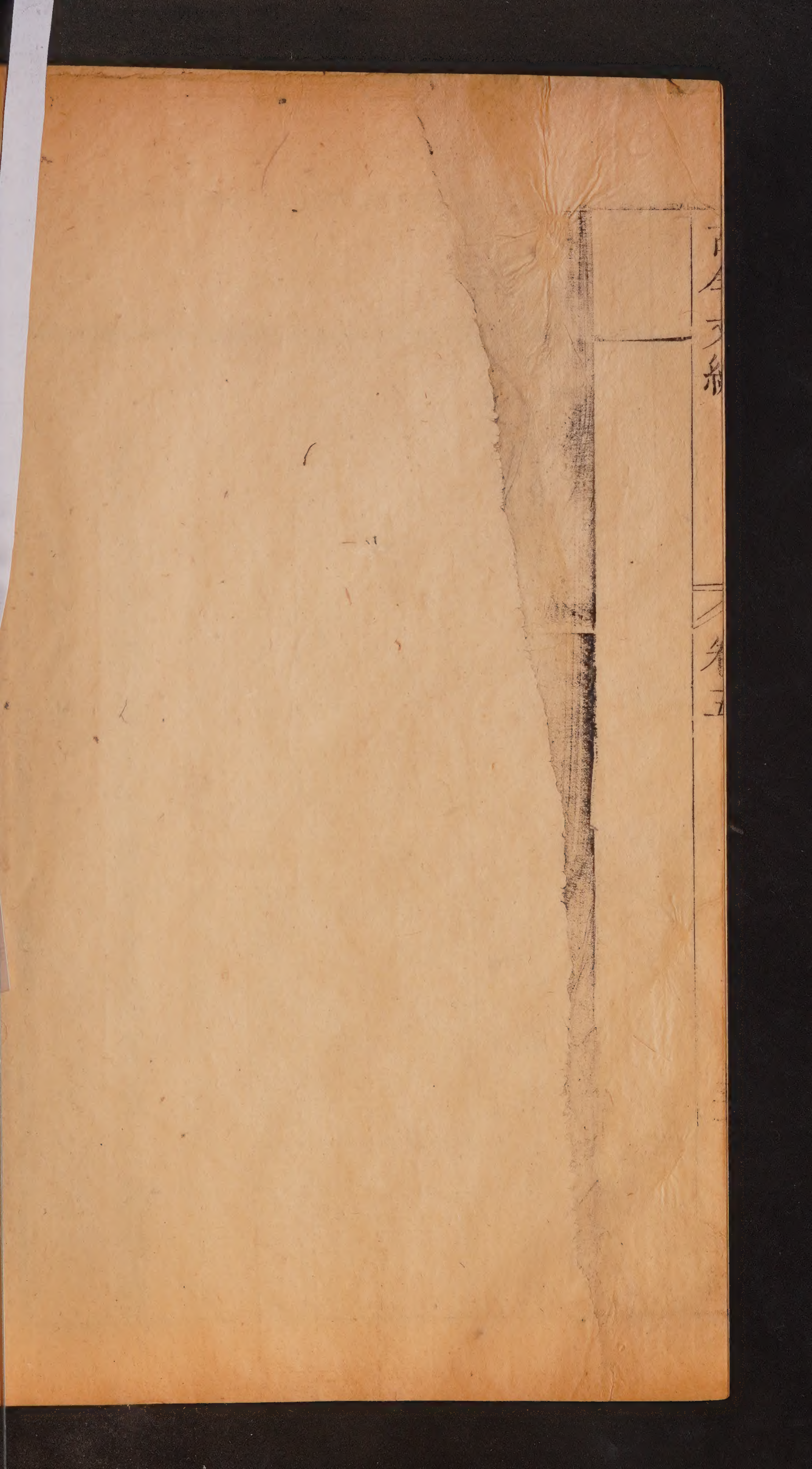
也。言君子內守其禮厚大積廣至于高明則是禮之終竟也

茅坤曰太史公于禮樂之旨原不十分見透故述荀卿論禮之言而作禮書述樂記之言而作樂書其所發明處多揣摩影響而成文然其深者亦儘微渺矣

張以忠曰太史公作禮書終篇述荀卿之文何說也蓋謂漢興承秦之弊禮廢樂崩無論叔孫綿蕞爲陋即孝武初易服改制彬彬可觀亦既其文未既其實故特述先三禮意以闡明之明乎漢家一代之禮無足論著者

厥旨深矣

又曰此文鎔鍊精神氣脉古鬱又是一種結構



此論立意閎深鑄詞委婉非三復不得其旨趣

此段意思深邃得樂之神

應將欲爲治

言樂之感人正欲爲治意

樂書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脾屬土宮音亦屬土故云餘倣此）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絃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左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

禮樂一道也故言樂兼言禮

末以聖王使人數句申結更有奇味

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繇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于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于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于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繇入也

胡　定曰余讀太史公樂書見其舍音論治卒乃惓惓于使人聞雅頌之音道仁義之言未嘗不歎其深遠而有識也蓋古者功成而後樂作後世中常之主日尋干戈殘民以逞娛心自遂快意恣欲樂之實先亡矣乃君臣相與修其律度綢繆其聲容而曰吾作樂以和天下此禮樂之所以不興也而遷知舍音律而求之正心之間可不謂識其本與

張以忠曰探本于心而推及于治理既精微旨復淵



暢

夫律于兵械尤重便見用兵者必銷兵然後爲至樂

故云至足怪哉言兵之應律

天地之化聲與氣合故古之太史能吹律聽聲以占軍兵而史遷因採之以附律書發明六律之學聖人

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于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律曆志云夫惟曆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是萬事之根本也其于兵械尤所重易曰師出於律是于兵械尤重也械謂弓矢殳矛戈戟故云望敵知吉凶凡兩軍相敵上皆有雲氣及日暈天官書云暈厚長大有勝薄短少無勝故望雲氣知勝負強弱引舊語乃目故云其吉凶聞聲效勝負易稱師出以律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左傳師曠知南風之不競卽其類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考要云音尚宮卽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之說蓋宮屬中央土主生長又載四行故也律令宮音故軍士和也商屬

之微渺存焉兵者至順逆耳言兵之不可廢

說聖人用兵見兵所繇起也引黃帝諸人見兵不可廢也

以尊寵顯榮與窘辱侵犯相反便見武可用而不可

西方金主斷故兵士強也角屬東方木主曲直故軍士擾也徵屬南方火主慓怒故將急數怒也羽屬北方水主柔弱主幽闇故兵弱少威也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挍而況于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神農子孫暴虐黃帝伐之故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顓頊伐之本主火官因爲水害也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于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舅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霸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誓誥然身寵君

窮巧而順則爲王伯拙而逆則爲桀紂與秦

夏桀至息也言窮兵之害以其用之拙而行之逆也

自高祖至末言偃兵之效而以和樂結之其意深遠

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于大較法大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三十八字作一句讀故教笞不可廢于家刑罰不可捐于國誅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于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于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

矣

太史公爲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偃兵于漢文帝尤加詳焉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矣讀孝文此數

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選蠕謂動身欲有進取之狀）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謂動心

語真是仁人之言以不用兵爲至樂應前六律于兵械尤重二句極有力且粧點太平氣象鑠人心目

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柯維騏曰此律書也何以兼言兵按周官執同律以聽軍聲詔吉凶兵之資乎律尚矣史遷雖兼言兵而所重在律宋儒陳永嘉謂其知制律之意蓋指其言兵也蔡西山謂自太史公而後卽無識其意朱子亦謂太史之法可推蓋指其言律也其非兵書與褚先

生所補明矣

張以忠曰律以導和兵屢用則陰陽之氣乖而愁慘之聲應武帝之窮兵黷武不和甚矣故序中惓惓稱孝文之偃武彼蓋深不滿于時也語意特隱而不露耳

將言武帝之耗財必先言其富溢以爲起岸後之衰皆反此轉應

武帝初人給家足府庫太倉充溢貫朽陳腐蓄積至是極其盛矣然民驕溢豪强武斷宗室公卿爭于奢侈僭上無度于極盛之際已兆衰之端矣

平準書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巨萬今萬萬）。貫朽而不可校（數也）。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皆乘牡馬有牝馬間其間則相踶齧故斥不得出會同）。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時無事吏不數轉至于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居官者以爲姓號（如倉氏庾氏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

按此甚言豐足而武帝自為空虛可歎也

二語結上起下

此下四節言外事西夷而勞民費財給足之民自此而弊充溢之積自此而耗物盛而衰之驗也

敘兵事錯落有法不整而整

國費無甚下用兵

武力二句結

武斷于鄉曲（鄉曲富豪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與重犯法反）財賂衰耗而不贍（與人給家足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

上事四矣而廢養民任人之法興利二句爲後任桑孔利析秋毫張本

恥相冐（與先行義反）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趙汸曰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是譏人臣横斂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武帝之不能法祖不待譏議而可見

張以忠曰漢初府藏充盈國用不貸而自足無誅求于百姓故網疏民富武帝用兵絶域國家虛耗不得不任聚斂之臣故興利之臣自此始當是之時民烏得復覩文景之盛乎

此書雖曰深識桑孔而帝之好貨蓋不言
可知矣

此序敘事有體筆力簡從

此言三代所由廢興

此言六經之所以本始

夫婦之際二句頂易詩書春秋陰陽之變二句頂禮樂可不愼與總戒之也

此序以命字作主

外戚世家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禹娶塗山氏女生啓）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有娀國女簡狄生契）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姜原生后稷大任生文王）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索隱曰以言若樂聲調能令四時和而陰陽變陰陽變則能生萬物萬物是陰陽即夫婦也夫婦道和而能化生萬物萬物人爲之本故云萬物之統也）可不愼與人能弘道無

與封禪書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文法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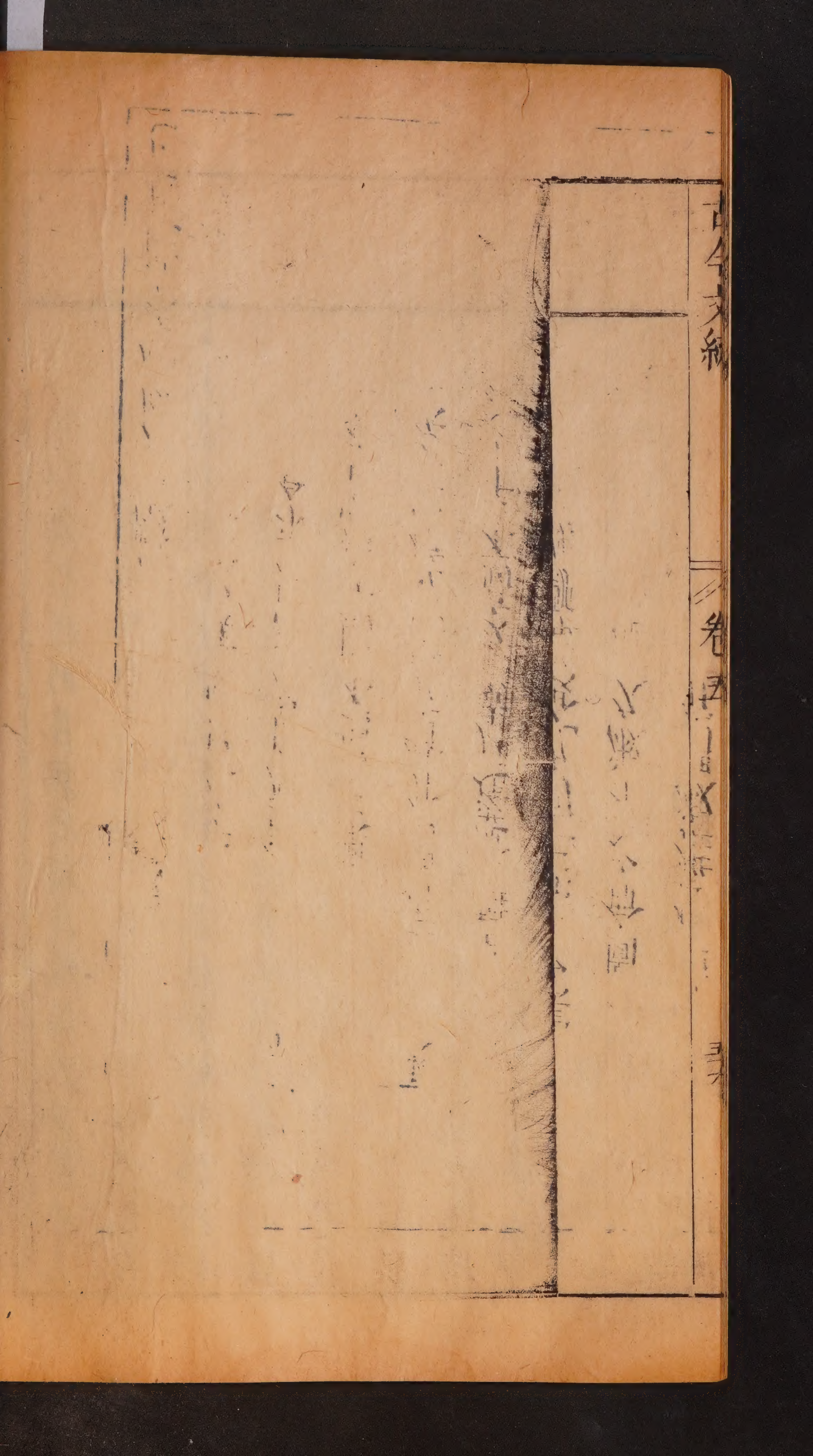
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謂夫婦親愛之情雖君父不能奪之）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吳澄曰可不慎與以上其詞嚴人能弘道以下其意深所紀帝后視塗山有娀之風遠矣不敢斥言而直以妃匹之愛歸之性命則漢一代閨門之懿德一付于不可知之命爾

陳仁子曰叙述歷代有勸有戒正論也而遷終歸之

命焉然則呂后之禍其殆出于天而非人乎

張以忠曰漢興呂氏之亂劉氏不絕若髮其禍烈矣故太史公此紀絕毋后也而以外戚名蓋亦深有鑒乎此



傳體前叙事後議論此以議論代叙事傳之變体也勢極曲折詞極工緻若斷若續超玄入妙

此傳如蛟龍不可捕捉太史公馳騁上下數千載欲求一節義最高者嚴立于其首有讓國之高節如由光而不見述于學人是

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而存三百五篇今亡五篇又得黄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繆公凡二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侯今百篇之内見亡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亡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于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于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于許繇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繇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于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爲九州長繇不欲聞之洗耳于潁水濱時有巢父牵犢欲飲之見繇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

以無傳此伯夷傳之所以作也太史公伯夷傳屈原傳時出議論其亦自發感憤之意夫借許由務光以發烟波始言傳舜若是之難疑無許由事纔言親見許由冢又疑其事可信正太史公妙處太史公伯夷傳文章絕唱也以求仁得

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迹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繇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卞隨務光般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繇冢云疑其有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繇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疑于無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謂悲其義不食周粟而餓死軼詩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軼詩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采薇詩之文皆怨詞也故云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

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惟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遺禍是以不免于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爲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況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

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繇此觀之怨耶

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

采薇歌騷之祖

自此以下上下千古無限悲歌感慨之情

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歎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宕蕩極文之

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累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莊子曰蹠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暴戾恣睢睢仰目怒貌也言盜蹠暴戾恣性怒白目也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疑天道不足信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褁足高山之頂竄跡滄洲之濱是也時然後出言行不繇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

變而不詭于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体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爲立論本朝又有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連用怨字命字天字名字爲眼目論歸于正

按此傳紛雖不免于怨至得孔子而名益彰不如由光不少概見則向之西山

也。謂龍逄比干屈平伍胥之比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此承言天道雖不可信處吾人不可因而阻爲善之志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所重謂伯夷讓德之重所輕謂偷生享富貴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言君子爲善不在報施而惡惡名

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回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此見天之報施善人以其名也蠅附驥尾而致千里

餓殍歎詩寫怨者皆付之氷銷風釋矣又何怨此太史公縱橫妙處羅大經謂東坡赤壁賦步驟此傳信然

以兪顏回因孔子而名彰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青雲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非謂登仕路者也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必有賢人隱逸逸民傳稽康早有青雲之志陶洪景見葛洪方書便曰仰青雲睹白日不爲遠矣皆指在下者言自宋人用青雲于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林希元曰此傳就伯夷出處上生一議論與列傳不同蓋變體也其言伯夷顏淵爲善而遭禍災盜蹠爲惡而獲福壽蓋重有所感終之以各從其志則正人君子之心子長蓋已知之矣

董份曰太史公言伯夷叔齊不能無怨惟得孔子言之故益顯若顔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董份曰太史公言伯夷叔齊不能無怨惟得孔子

言之故益顯若顔光義至高而不少槩見

故後世無聞焉是以砥行立名者必附青

雲之士也此一篇大意若不如此則首尾

似不相貫而引由光事少味矣

又曰妙處在雜引經傳較若出諸已而縱横變

化莫測其端尤特瓌詭

張以忠曰此傳抑揚反覆廻旋婉宕極文之情最爲

高妙



贊管晏前總說後議論却分說抑揚反覆曲盡其妙

太史公作春秋戰國人列傳頗甚闊略而好論軼事以門其幽蓋本書所自載與載之左傳國策中凡盛行於世者皆不論也

不見之傳中補得妙

管晏傳贊

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皆管子內篇）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有此句方見傳當略）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伯哉語曰將順其美（即脩之所欲因而與之類）匡救其惡（即歸魯侵地類）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崔杼弒莊公晏嬰入枕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耶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

感慨

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舒　雅由執蓋之婦羞其夫爲晏子御太史公乃願
爲執鞭何哉蓋太史公以李陵故被刑漢
法腐刑許贖而生平交游故舊無能如晏
子解左驂贖石父者自傷不遇斯人而過
激仰羨之詞耳曾謂太史公不若彼婦哉

張以忠曰抑揚頓宕反覆迴翔变化之妙不可端倪
又曰神奇全在闔闢處

孟荀傳旁及諸子而兼乎議論傳之變體也

太史公之傳孟子首舉不言利之對嘆息以先之然後爲之傳而傳自受業子思之外復無他語惟詳述一時富國强兵之流與騶衍迂怪不可究詰以取重當世之說形孟子之守道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子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

不變與仲尼菜色陳蔡者同科奇哉遷之文卓哉遷之識歟

此下三段以先字推字作眼目文法錯綜變化

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言其大体隨代盛衰因時而說事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

其術皆此類乃收上起下之文

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植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裨海小海）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騶衍之行本有準則特其始爲濫耳言怪誕不

此敘衍見尊禮言其術能動列國諸侯與孔孟困厄不同然孔孟亦不為此也故又引伯夷衛靈梁惠之事見孔子雖困厄而不肯阿世苟容以取尊禮也其論甚正然又引奚尹之事為衍解釋言其迂怪之術雖一時以聳觀聽而實欲行其仁義節儉之道譬之

經濫漫於耳故王公大人初欲從之而定不易行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懼音劬謂懼然駐想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襒拂也謂側行而衣襒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如燕昭王擁彗先驅彗帚也謂為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却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為敬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

尹之負鼎奚之飯牛肯先作合而引之大道也前以知衍後復繇之比太史公極妙處至末方重孟子西諸子此最抑揚開闔之妙揚出六人名作過脉并以鄒奭了三鄒子案荀卿年五十始自趙學於齊三爲齊三酒後爲楚蘭陵令春申君

其能入乎（方枘是筍也圓鑿是孔也言不可入也）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荀卿趙人（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騶衍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

死而卿之卒死於蘭陵葬焉嫉世之濁而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著書數萬言此亦能守道不变者故太史公進之與孟子等孟荀傳不言二子乃旁及于諸子此亦变体

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輠也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劇子之言姓劇氏而稱子也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藝文志李子三十二篇楚有尸子長盧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

抽出墨翟更換文法而以一益字起句用二或曰字敘之何等瀟洒

相衛鞅客也。阿之吁子焉。吁子十八篇名嬰

長盧未詳齊人七十子之後自如孟

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

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太史公傳申韓於老莊之後所以譏老莊而

傳淳于髡諸子於荀孟之間所以長荀孟也

楊慎曰孟子傳與伯夷傳書法畧相似先敘孟子

而以騶衍形之則孔孟之不合於時者其

道從可知矣又舉孔孟伯夷豈有意阿世

苟合者則騶子之見尊禮於諸侯者其道

又從可知矣其曰騶子倘有牛鼎之意乎

語不露而意雋永最文字之妙

董　紛曰太史公歷叙縱横之徒及鄒衍之尊用皮
覆辯論而其微意專歸功於孟子孰謂其
不知道哉
凌約言曰太史公略叙孟子遊説不遇退而著書郎
開説當時餘子而餘子不與焉其布置之
高旨意之深文詞之潔卓乎不可尚矣
張以忠曰太史公此傳世儒多譏之葢謂荀子學術
不醇不得與孟夫子同傳又不當與鄒子
輩並論耳不知此正所以尊孟子也太史
公豈不能傳孟子於孔門弟子之後又豈

不能特立一傳以推崇孟夫子耶葢以戰國諸侯之所尊禮無如鄒子而究也不免有牛鼎之意則與孟子之不阿世苟合固自殊科故未特引孔子並言以見聖賢守道不變斷不以此易彼雖不如游士赫奕一時而有所不屑也荀子明王道述禮樂不務從横游説而矜著書與孟子畧同其遇合又畧同洵遠邁諸子矣而尚未可與孟氏同日語故但曰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雖非等倫倘亦流亞故爲之合傳

而以孟荀名篇若夫淳于諸子不過附見之云爾斟酌劑量自有深心何謂其失於權度也

此傳大槩漢武帝命淮南王作者也太史公全用其語
太史公筆端固好而綱羅遺文摭拾今古當武帝好文之世才士畢集著作皆可觀覽而太史公特總其大成所以尤不可及即屈原一傳見之矣
太史公先叙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于治亂嫺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上官靳尚）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平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屈原以讒見疏于懷王作離騷而發明其所以作之之意復叙其勸懷王叙張儀不從諫懷王母入秦不從而又發明其惓惓宗國以及人君知人之難然後叙其見放作漁父荅問與懷沙賦而終之以自投汨羅此必有得于屈原行事之實而文亦宛轉有餘味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痛疾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

矣
謂好色云者以離騷有宓妃等事然原特假借以思君耳非如國風之思也然太史公亦假借用之
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作騷一節婉雅悽愴真得騷之趣者
以上推離騷本旨
此下詳叙張儀事實爲屈原諫懷王張

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于丹淅。謂丹山之北淅山之南 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于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 楚兵

本連用屈平既絀屈平既疏屈平既嫉之反覆狀其不遇爲投汨羅死地耳楚懷杜忠言惑邪說玩弄于儀掌股之上召兵衂師死有餘責特以爲秦人詐誘天下反從而憐之計其愚闇強復六王無與等也

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于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

頃襄用子蘭而斥屈原正好惡拂人之性

此叙屈原衷曲有惓惓不忘君之意

推屈原本意忽又轉到離騷上

叙事未畢忽間雜以論斷與伯夷畧同蓋傳之變體也惟伯夷屈原太史公所重慕故詳論

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于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于鄭袖外欺

之懷王不明忠臣豈是受福故屈原懷沙自流豈足福哉郎繼之曰子蘭聞之大怒世儒輒訝其文義不相蒙不知此句遙接上屈平旣嫉之句子長豈好奇哉此構意凡四轉而語奇崛

于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剉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渫者浚井去泥濁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竝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京房易章句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有明王汲我道而用之天下竝受其福故曰王明竝受其福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遷于江南屈原乃作漁父之辭懷沙之賦于是懷石遂投汨羅而死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

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鳥賦賈誼所作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鄒守益曰敘事繁而不亂裁斷簡而實精可謂深得屈原之心而世之人君讀此可以知戒矣

鄒思泉曰此傳乃因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既被放而投汨羅以死爲之憤恨故其中雜以論議故亦爲傳體之變

張以忠曰太史公屈大夫傳看到楚王傾信讒臣處令人髮指看到大夫忠憤沈淵處令人神

惓慷慨悲惋揮灑淋漓百世下讀之猶足
興起非子長安得此手筆

責蒙恬不能以道匡上固亦一說然始皇悍不可回大豈強諫之所能救蒙氏爲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戮死亦天意也

蒙恬傳贊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董份曰太史公直以輕百姓力十語爲恬罪案故末復咎其不振百姓之急自相聯屬

張以忠曰昔大禹治水亦嘗鑿龍門闢伊闕蒙恬築

長城以禦胡雖塹山堙谷亦豈其罪恬之罪特在輕百姓力耳故太史公贊語中反不言趙高之賊蒙氏而深言恬之罪寔在此不在彼立論既正識力更高

| 太史公予凡士之隱忍而不死者必噴嘖不容口豈其本志哉無非欲以自明且舒其憤一無聊之情耳 |
| 不自重其死與前重其死相照應 |

季布欒布傳贊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屨宜作屢數也）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才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應前勇字）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董份曰此贊妙甚前既言重死之爲得矣却又揷欒布不重其死爲烈士彼以爲貴善處死

精神全在彼識知所處一句前後議論方有根着

茅坤曰太史公極苦心處都是描寫自家一片胷臆如自負其才等語此太史公自見處

又曰太史公作贊一筆寫來故敘事或詳或略參差不一然不整齊中却整齊如李將軍不擊刁斗人人自便部伍亦自不亂

張以忠曰頓挫沉雄盤旋鬱而忼慨激宕之致隱隱矜奮如此筆力故堪横厲千古

前以孔子老氏発端故又以聽訟二句復明其說此太史公照應處
探本之論

酷吏傳序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鹽鐵論云秦法密于凝脂）然奸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吏避于君民避于吏）至于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言本弊不除則其末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此老子語）非虛言也漢

破觚二句謂去嚴刑而從簡易抑巧僞而務敦厚也

與破觚而爲圜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爲圜謂除其嚴密約法三章斲雕而爲朴雕弊也斲理雕弊之俗使反質朴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姦黎民乂安繇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在道德不在嚴酷

倪思曰太史公語不多而意深厚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便得大綱說到奸僞萌起上下相遁即借法爲欺而無情實故至于不振及此時非酷吏救止安能愉少頃之快語勢不得不然非與酷吏也

張以忠曰明明痛酷吏之刻深病漢法之弊繇于任

法而故云非武健嚴酷不勝其任言道德者溺其職豈真謂其果可少排一時之急哉蓋正見不究其本所以不得不事其末耳論最醇正尤妙在詞調抑揚處

此傳議論正而氣勢濶達韓非宗法家故儒俠交譏

韓非子刻薄欲箝制人心術使必不得騁而獨取俠客之義如其說難與孤憤至緩急者人之所時有也更自謫然叩其意本不取季次原憲等蓋言其有何功業而志之

游俠傳序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于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春秋謂國史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

不佛却借他說游俠之所為有過之者而不見稱特其語厚而意深也

此正是太史公憤激著書處觀其言以術取卿相輔翼世夫功名俱著者為無可言而獨有取于布衣之俠又以虞舜井廩伊尹鼎俎傅說版築呂尚賣食夷吾百里桎梏飯牛以至孔

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負于鼎俎傅說匿于傅險呂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饗者厚受也）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繇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于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

子畏匡之事以見緩急人所時有世有如此者不有游俠者出而濟之使拘拘抱咫尺之義者雖累數百何益于事

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其引季札與貨殖傳之援子貢同

既鄉曲之俠又閭巷之俠又匹夫之俠節節不放過

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耶誠使鄉曲之俠予即與字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于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急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于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

要見難之又難以此直至扞當世之文網與豪暴之徒反覆而愈明

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陳仁子曰游俠之名蓋起于後之世無道德之士耳

夫游者行也俠者持也輕生高氣排難解紛較諸古者道德之士不動聲色消天下之大變者相去固萬萬而君子諒之亦曰其所遭者然耳律其所爲雖未必盡合于

義然使當時而無斯人則袖手于焚溺之衝者滔滔皆是亦何薄哉斯固亦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也遷之傳此其亦感于蠶室之禍乎吾于此傳可以觀人材可以觀世變

張以忠曰游俠之行雖不合中庸然救人緩急義烈甚高此誠匹夫之所難若夫有位者而相爲朋比背公死黨則天下國家之事不至決裂潰敗不止君子于此蓋當知所以自處矣



將信已說而先引老子破之以為必不然此健吏舞文手也

言用此以輓近世之俗也

班氏譏史遷傳貨殖崇執利而羞貧賤不知此子長有激之言以彼不羈之才豈沾沾勢利者流也且是傳敘事詳明議論錯綜文

貨殖傳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音晚）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矣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纑山中紵可以為布）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

法變換足占學術之富筆力之高

賤之徵貴賤極則人棄之故其徵必貴自主之術正能明貴賤之徵而棄取之也

金錫連（連鉛之未鍊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龍門碣石二山名）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棋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

遷自傷極刑家貧不足自贖故憤而作貨殖傳首叙作傳之意即淳津于富國豪家得勢失勢之言似不能無豔慕者然其縱橫自肆莫知其端與游俠傳叙竝稱千古之絕
篇中連用富字

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營丘地潟鹵鹹也人民寡于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甲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輕重謂錢也九府皆掌財幣之官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于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深切著明而後世放利不止可歎也哉

按壤壤適用鹽鐵論此語作穰穰

千乘數句漢武府庫虛乏責及王侯而以此失侯者頗多故太史公感憤而發

文法變換錯綜

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有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以上傳叙以下繁夏人假）繇此觀之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難者取利而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

文辭故為無洄涘以指斥訕謗使當世不能解免切中情事妙不可言

馬遷極知鄙俚故屢起屢歎猶以為未足直歷舉世間死生利害喋喋不厭而中含有精意險語

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刼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劒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坑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

引譬語有分致

此言山澤水陸之所出

以下連用千字而句法參差長短相間

千石魚陂言養魚一歲收

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讓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此不販以遠故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傜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五十頭牛蹄角千百六十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爲數千足羊澤中千足彘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以斤兩爲計山居千章之材章方也安邑千樹

千右

安邑以下言天下國土所出

家貧親老七句與無岩處奇士之行四句正太史公自道之意

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閒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又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蒨）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至若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適如此不慚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鬭智旣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

好騎語仁義亦足羞也

董份曰此傳字字句句皆精妙與他傳更較神采蓋他傳多錄本文而此傳皆其所特撰是以妙絕可見太史公之材獨冠古今

張以忠曰傳意大抵謂放利逐末商賈事耳孝武兵費繁興國用耗竭乃至算商告緡利盡山海不幾天子而下同商賈之行乎太史公深有慨于中故爲此論以譏切朝政其又沉雄奇博眞古今第一作手

太史公引此二句意最深遠微者言寓其事而不直顯也故武帝黷武所以不斥言然觀其遠師屢將而又不能終服匈奴則不言而自見矣又曰罔褒言無可褒而不敢斥言故為忌諱而微也太史公甚不滿武帝窮兵匈奴事特不

匈奴傳贊

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孔子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詞也。罔者無也謂其實而褒之是也無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讇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一說不參為句言世之言匈奴者皆患其直徼求一時、權幸、但務諂進。其說。以自便其偏指。不參詳終始利害也。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舉堯以刺武帝不得擇賢將相而務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敗壞齊民太史公引禹成其太平以攻當代之罪。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敢深論而托言擇將相其旨微矣

劉辰翁曰贊語罔褎謂不得不褎則有可諱矣遷亦欲爲微隱者然已著大意不滿當時以爲順從君之欲所謂席中國廣大氣奮深得體要建功不深又似惜其志之未盡成者何前後之異也則其中有難言矣

陳仁子曰遷之贊此也以定哀之時自比而獨責將帥焉夫豈獨責將帥哉

此段借孔子以自明

句法奇健

此段字有多少句有長短文有反順起伏頓挫如驚

自序論春秋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

濤怒波讀者見其精神不見其重疊此章法句法也

論六經亦有見

到此又歸重春秋上

按春秋一萬八千字故曰文成數萬

以下甚言春秋不可不知

此著春秋大綱又出于董

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辯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失仁義之本耳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

先生無疑

添死罪之名四字句法便奇徙

其心實善爲之不知其義理則陷于罪咎如趙盾不知討賊而不得辭其罪也

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違犯礼義）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鄒守益曰遷之才發于史記而大意盡見于自序之

中學者讀之可以見其貫穿之識矣

唐順之曰是韓退之進學解文字之祖

張以忠曰說到撥亂反正處深于春秋之旨而論復

精粹

